

◇写食主义

周华诚

堂前看梨花



晨起刷微信，看到一条“隔夜陈”。“想起就叫人感到难过的事情：年轻前发下的愿，年轻时赌下的咒，年轻时喜欢过的人。”

深夜朋友圈，如深夜食堂，可以照见人生——这一段消息，在黑咕隆咚深夜看，与在曦阳明媚清晨看，效果绝然不同。

上午见厨房水槽中，清水候养着一二十颗大田螺。

说是要做酿田螺。

酿田螺是广东菜，做起来费工夫，吃起来却如老虎吃虾米。把螺肉挑出，与猪肉、香菇等碎碎拌匀，重新入壳蒸之或煨之，拖汤带水，鲜美异常。

清明要干什么，除扫墓之外，还要荡秋千，放风筝，吃青团，看花，吃螺蛳。螺蛳是螺蛳，田螺是田螺，不一样的。看花，可看紫云英，阿拉伯婆婆纳。周作人写越地风俗，清明上坟的船头篷窗下，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来，很有画面感。杜鹃在浙西山区，是要抬头看的，漫山遍野里，杜鹃花漫不经心地开着，又红得招摇。看花，还可看梨花。于青黛的屋角，伸出一株梨树，那一树梨花白，顿时明亮了整个村庄。在我看来，梨花是远比樱花要好看，梨花，怎么说呢，美得厚重一些，沉稳一些。堂前看梨花，灶下起炊烟，梨花白，那是俗世的美。

还可以想念梨子的味道。

青团，好像清明时节各地的人都要做起来吃。车前子写苏州的风物，说到青团，颜色青碧，是用麦汁和面制成，豆沙脂油馅。这是苏州人的吃法。周作人写故乡的食物与野菜，说到黄花麦果，应该也是青团，用的却是鼠曲草来和面。

鼠曲草，“系菊科植物，叶小微圆互生，表面有白毛，花黄色，簇生梢头。春天采嫩叶，捣烂去汁，和粉作糕，称黄花麦果糕。小孩们有歌赞美之云：黄花麦果韧结结，关得大门自要吃，半块拿弗出，一块自要吃。”

我到台湾，在九份老街上吃到阿兰草仔粿。草仔粿是闽南话的叫法，我打听过，它也是掺入鼠曲草，遂有青草之色。这种鼠曲草身上有白色的细绒毛，浙西老家泥地里，屋前屋后都有，只是我没有吃过。我们做的青团，系用青艾叶制成。

我写过《艾香如故》，对做清明果的过程说得详细，现摘录一节：“将新鲜的野艾从田野里采来，用石灰水浸泡。洗净后，和粳米一起捣烂磨浆；浆又下锅用慢火煮，水分挥发，越煮越稠，颜色也越煮越好看，变成纯粹的青；渐渐的，锅里就有了艾团；要不停翻动、捣开、搅匀，为防粘锅，在翻动的同时用一块猪皮在热锅上擦出油来……艾团熟透时，起锅，便用它直接包了馅儿来吃。有包成饺状的，用印花的木模子压成圆饼状的也有。颜色是鲜绿的。包在艾果里的菜馅，多是用新出的竹笋、肉丁、雪菜、冬菜等炒熟了，包好时热乎乎的直接可食，辣得很，我吃得头上直冒汗。”

清明果，形状有些像大型的饺子，褶子如花边。我捏不出来。

清明果也就是青团，放冷了也好吃。吃冷食的日子，是寒食节，是在清明的前一日，或二日。这一日禁烟火，只吃冷食。

现在，寒食已经没有节了，与清明混在一处。但是古诗句里仍常有“苏轼当年被贬黄州，过了第三个寒食节，写了《寒

食帖》，现被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宋人王思任，写过一首诗，是与寒食有关，更与我家乡常山有关。诗曰：石壁衢江狭/春沙夜雨连/溪行如策马/陆处或牵船/云堆滩中雪/人家袖外烟/故乡寒食近/啼断杜鹃天/

这首诗，书家常写，有一次本地书家写好，裱好，送到家里，我却觉得挂哪里都不舒服。啼断杜鹃天，这调子，啧啧。人家说，早是有家归未得，杜鹃休向耳边啼。杜鹃就是子规，它一声声叫着，子规，子规，而你却不归，这真是一桩想起就叫人感到难过的事情。

清明吃螺蛳，也是我们常有。汪曾祺老家江苏高邮，他说他们老家清明也吃螺蛳，谓可以明目。有趣的是，“孩子吃了螺蛳，用小竹弓把螺蛳壳射到屋顶上，喀拉喀拉地响。夏天‘检漏’，瓦匠总要扫下好些螺蛳壳。”

我们吃螺蛳，不把螺蛳弄到屋顶瓦背上。许多人只在屋角倒着。但是那满地的螺蛳壳，久也不烂，我见到也不免觉得有些落寞，恍忽有沧海桑田之感呀。

只好拿只板凳坐了。抬头，还是看梨花。这个时候，若想起年轻时发过的愿，赌下的咒，喜欢过的人，也就风清气朗。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。📍

◇男左女右

吴婷

家有陶瓷暖男

刚上大学，参加军训时，男孩就注意到了班上一个漂亮女孩。晚上军训休息，女孩经常站在队前表演节目。坐在对面的男生们，总要在她一曲唱完，大喊，再来一首。

有一次，女孩连唱三首后，男生们居然还大喊大叫。这时，默默坐在后排的他，突然站了起来，扯着嗓门喊道：“不能再唱了，会把嗓子唱哑的。”大伙先是一愣，随后纷纷取笑他，懂得怜香惜玉。女孩倒是没什么，可他却羞得满脸通红。

女孩漂亮，又有才情，喜欢她的人数不胜数。单是男孩的寝室，加他就有三入。

情人节来临，男孩子们都趁机向喜欢的女生表明心迹。杯子便是当时流行的礼物。一杯子寓意着“一辈子”。与男孩同寝室的两男生，都送了杯子给女孩。一个是不锈钢的保温杯，另一个是一套形态各异的玻璃酒杯。

而男孩用了几块钱，买了一个陶瓷杯，悄悄地托女孩室友送给她。大家数落男孩小气，不舍得花钱就想追女孩子。

看到昂贵的保温杯、精致的酒杯，女孩十分兴奋。她一直形影不离地拿着保温杯喝水；将那套玻璃酒杯也欢喜地送给了寝室的姐妹们。惟独不起眼的陶瓷杯，被扔在拐角，当了笔筒。

男孩总默默地为女孩做着事情。上自习时，他给女孩占个好座位。第二天，刮风或者下雨，头天晚上，女孩就收到了男孩的信息，提醒她加衣，不要着凉。时常，女孩会嫌他好烦，不搭理他；但他却总是温和的对女孩一脸傻笑。

日子长久了，不锈钢的保温杯不知不觉已不再保温；精致的酒杯也被室友打碎的所剩无几。这时候，女孩才想起，仍在拐角落满灰尘的陶瓷杯。拿出来洗干净，倒入开水，用手握着，暖暖的不烫手。热气氤氲着女孩的脸颊，顷刻，关于男孩的情节，一下子在脑海中不断浮现。

半年来，男孩没有像其他追求者那样，发出猛烈的进攻；只是轻轻地躲在角落里，静静地守候。女孩的手机里依旧存有几十条，男孩提醒她加衣御寒的信息。猛然间，她感觉到，其实男孩一直都在她不远不近的地方，静悄悄地关心爱护着她。

双手紧紧地握着陶瓷杯，女孩心想：保温杯是好，可终有不再保温的那天；酒杯很精致，却不常用，也易碎；只有这陶瓷杯，无论冬夏都可以使用，不管往里倒入如何热的水，它总暖暖的而不烫手。

拿出手机，女孩给男孩发了一条信息：“你愿意做我的陶瓷杯吗？”“我一直都是你的陶瓷杯！”男孩的短短十个字，片刻让女孩泪眼模糊。

这个女孩是我，而男孩是我现在的老公。我们相爱7年后结婚。婚后这些年，老公亦如当年那般温暖地呵护我。如今，我越发庆幸自己选择了陶瓷般平凡温和、踏实可靠的暖男老公！📍

◇一地鸡毛

王国华

光脚

看印度电影发现一个细节，很多印度人上面西装革履、头发油光瓦亮，下面却光着脚，或者一双人字拖。据说印度太热，又不能杀生，很难有什么材料做成鞋长久保存，所以一般入都不穿鞋，久而久之成了风俗。

风俗也可能是穷造成的。我小的时候经常见父亲光脚走路，踩在蒺藜上，搓一搓，蒺藜碎了，父亲继续走路。现在谁要是被蒺藜扎了脚，不送医院才怪。父亲常年光脚，自称嫌穿鞋麻烦，其实也许是想为祖国省布料。布料太贵了。

如今在公园里常见白胖白胖的退休老人光着脚踩石子路。养生专家们把脚与健康的关系说得神乎其神，每个穴位都对应人体一个器官，按摩双脚相当于按摩全身。我却觉得挺多余。光脚走路好了，少坐车，多走路，别穿袜子别穿鞋，像我老爸那样磨一副老茧，所有穴位全部摆平，各个器官自然硬硬梆梆。

其实，脚本身也是人体极重要的部分。东方推崇“天人合一”，但没有可以跟老天接触的器官，说说而已，不容易合。人要接地气，就会有办法，脚在这儿呢，脱光就接上了地。早就听说过“人老脚先老”的民谚，脚若衰老不灵便，人也就完了。天气不好的时候，也是人冷脚先冷。在冬天里穿一双薄鞋子，上面捂得再严实都白搭。

作家戴斌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，湖南人制作烟茶，有一个环节是赤着脚在盘箕里踩茶叶。踩茶叶的男人一定是常年赤脚下田的农民，因为泥土能够清除脚底百病，所以农人的脚是最干净的。想起北方人秋天腌咸菜，也是双脚踩到菜缸里，把菜踩实。光着的脚可以走路，可以当生产工具。难以想象，从皮鞋里拽出来，再脱掉袜子的脚可以踩到咸菜上去。谁敢吃啊？

那样的脚只能用来踩刹车和油门。有时候也踩人。📍

◇市井烟火

张金剛

隐在城里的小店

若非朋友引路，我很难穿过拐七扭八的胡同，找到那家地道的疙瘩馆；一顿饭，便深爱上那里。僻静的小院，家花绚烂；家常小炒，味道正宗；铁锅疙瘩，极具功力。女店主举止优雅，闲暇时作画习字，作品装饰雅间；儿子儿媳继承旧业，勤快操持，少言寡语；常有文化人聚餐小酌，谈天说地，交流心得。

这小店，亦家亦业，隐于闹市深巷；虽朴素，却洋溢着家庭的温馨与舒适，充盈着艺术的灵性与娴宁。开店，是生活不是生计，是会友不是经营。故而，烦累了，高兴了，无事了，我都爱邀友到那里坐坐，寻求久违的安静。

隐在城里的小店，不招摇、不媚俗，或精致、或家居，或大众、或个性，却又与周遭和谐相融，浑然一体。他们虽有种超脱于世的气质，却更有平民生活的质感，让人一脚踏入，方找回生命的自然与本真。小店的魅力，牵引我在城里四下寻觅，是寻店，更是在放逐心灵。

古玩小店，我格外钟爱；不为收藏，只为回味。曾邂逅一家，名为“光阴”；隐在透着古城肌理的小巷，只一间老屋。生活的小城，底蕴不深，说是古玩，并非古董，只是些上了年月的玩意罢了。瓷器银器有些，但那浸润着年代感的老钱币、老像章、老年画、老玩具、小人书、大茶缸……更能唤回记忆。这些物件不知从何处来、经何人手，摆在这里。如此，这小店便充满了光阴的故事。淘本小人书、旧磁带，便淘回我的童年。

新识一位画梅高手樊姐，没想到她竟是家鞋店老板。不出所料，她开在街角的小店非同寻常。走进，便有如水般的轻音乐、慢情歌按摩耳蜗、抚慰心灵，且隐隐有淡淡的茶香在萦绕。果然，隔间便摆件茶具，红茶、绿茶、花茶与墨梅、红梅、雪梅，相映成趣。坐下，品茶、赏梅，谈生活；若非偶有顾客造访，丝毫不觉身处鞋店。樊姐的小店，更是她小资雅致性情的栖所，吸引着入店的人。

下班回家，路过一家馒头店，常会捎上两个。不论炎夏寒冬，一对中年夫妇都坚守店里。早上、下午，和面、揉剂、蒸笼、出锅，赶着中午、傍晚两次摆卖。他家的馒头，用最原始的起子发面，喷香劲道；摆卖的男人，用高低适度的音调起身招呼，温和谦恭。馒头好吃，我更喜小店主人勤劳诚信的美德，邻家叔婶般让人心生暖意的亲和。

曾在一步行街游走，算不上平整的石板路两侧，挨挨挤挤众多小店。有都市潮人酷品小店，各种超有型、非主流的物件，引青年男女流连淘选；有特色美食小店，炸酱面、麻辣锅、沸腾鱼、饺子馄饨、火烧大饼，各地美食，不一而足，饕餮着食客的舌尖；有著名咖啡馆，店面装潢文艺范十足，安静喝杯咖啡，身心便也释然超然；有书香弥漫的书屋，读者倚架捧读，闲适养心……

边走边有小药店、乐器店、宠物店、养生馆、小茶社、小花店次第呈现，更有“在别处”、“转角遇到爱”、“时光寄存铺”、“衣生衣世”、“花无缺”等个性店名闪过；白天人声熙攘，夜晚街灯静谧。走过这些小店，是在感受时尚与古老的共生，生活与文化的共融，更是在触摸城市的质地，品味五味的生活，享受回归的悠然，寻找失落的自我。

我一直坚信，开小店、逛小店的人，都是爱生活、懂生活、会生活的人。

◇浮世逸草

汪秀红

错过花期



周日，带着相机，拖着三脚架，前往植物园，想着那里的桃花梅花开得正好。

记得三年前的春天，去植物园见过有几株开得正欢的桃树梅树，接下来两三年，每年春天都惦记着到植物园看花，但每回总因为一些事情，不是去得太早，花骨朵还未绽放，就是去得太晚，树已换装。一直赶不上花季，心甚惆怅。

今年的春天阳光特别少，不过，没有关系。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”，苏东坡这样形容雨天和晴天的西湖一样美好。我想，赏花也是如此，如果能在暖暖的春光里看花，自是最好。但是在斜风细雨时看花，那也有另一番景致。我可以树下伫立，细数天上飞过的白云，静听花开的声音。

我有无数的愿望，但此时最大愿望是——看到花儿开放。来到植物园，蒙蒙细雨里，满目清冷，满园萧瑟。桃花谢了。我望遍枝头，没有蝶，没有蜂，只见空空的花蒂枝头叹春风。我叹息，如果早几天，或许能见满园芳菲，花儿惹人醉，那一定是我这三年来，最期待的一次美丽邂逅。可是，因为工作，因为周六想休息，拖着拖着，我失约了，没来赶赴花儿在最美的时候对我的邀约。是天不作美？还是心意不够？

何尝不是，生活中常有想做的事，想着有空的时候再做，最后总在忙忙碌碌的不经意间遗忘，从此不再想起；工作中常想着一些思路需要整理，可总能找到这样或那样的原因，不是太忙就是想休息，最终束之高阁不再记起。生活的璀璨与辉煌是留给有心人的，就如这看花，因为诚意不够，我总踩不对节拍，不是太晚，就是太早。这一回，我又错过了。

为何我总是错过？草儿在远方一岁一枯荣，花儿在枝头一年一轮回，今年错过，明年还会再来。可生命只有一季，我的年华，我的岁月，在似水的流年里，一天一天从我的指间流逝，那股决绝的一去不回头，空余我扼腕叹息。这一生，还能再错过几回？📍